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九十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五十三

隱逸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
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
遇荷蓀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

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為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皦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遯世避言即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裴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蓀之隱而非賢人之

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蓀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既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情，雖忝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為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為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

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為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為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遜有高名顓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

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顓十五部顓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常攜賓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

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將
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往不為矯介衆
論以此多之高祖命為太尉行參軍琅邪王司馬屬並
不就宋國初建令曰前太尉參軍戴顓辟士韋元秉操
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止退並可散騎侍郎在
通直不起太祖元嘉二年詔曰新除通直散騎侍郎戴
顓太子舍人宗炳並志託丘園自求衡輦恬靜之操久
而不渝顓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侍郎東宮初建

又徵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徵散騎常侍並不就衡陽王
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
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顓
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
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
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以其好音
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
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達特善其事顓亦參

馬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錯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焉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無子景陽山成顓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顓觀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辨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元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咨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

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
如此而已高祖納之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
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
遊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宏每從之未嘗不彌
日也乃下八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平太
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為
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
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高

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免冒潛處
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
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
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
直郎東宮建徵為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
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
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
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

讌命為咨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
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
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
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炳傳焉
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
以琴書自娛臨川王義慶辟為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
薦之會病卒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

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
肥素終始可嘉為之惻愴不能已已子朔南譙王義宣
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
次說正員郎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
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
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
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

曰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為身不可造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之遊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義因為之注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

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
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遊外暢於冥內體
遠形於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
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鈞深
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
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
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
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

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俄而辟為太尉掾不就高祖北
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
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
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
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奧稱
為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
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
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太宗泰始中為晉安內史

未之郡卒

王宏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也少孤貧為外祖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為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為烏程令尋以病歸桓元輔晉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宏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安成郡

宏之解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請為南蠻長史義熙初
何無忌又請為右軍司馬高祖命為徐州治中從事史
除員外散騎常侍並不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宏為
吏部尚書奏曰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鑑仄微表揚隱
介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宏之
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
純潔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
丘園以彰止遜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宏之可太

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即徵宏之為庶子不就太祖即位敬宏為左僕射又陳宏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莫年今內外晏然當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沖退之美元嘉四年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宏嘗解貂裘與之即着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宏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

宏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宏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為

作誅書與宏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
染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但恨
短筆不足書美誅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
顯位吏部尚書太常卿大明末為吳興太守太宗初四
方同逆戰敗奔會稽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
侍郎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為孟祖建威長史時袁豹
江夷相係為祖司馬時人謂祖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

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為秘書監加給事中不就尋除左民尚書復起應命遷太常出為湘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為東陽太守又被免復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七十二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祖恢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

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宏之及王敬宏等共為人外之遊敬宏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屋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

別司徒王宏要淳之集治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
元嘉七年卒時年五十九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
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
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
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
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
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

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二輸公調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為祕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

李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
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
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采藥
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五十九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元之父黎民並不應
徵辟祈年十四鄉黨舉為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
為主簿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
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

嘆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荊州發教以祈及
劉凝之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
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

二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
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
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為衣雖鄉親
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

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
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
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
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
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
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曾祖侃
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

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
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
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
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
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
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
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

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其詞曰歸去來兮園田荒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超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

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穉子候門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壺觴而自
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窓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
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暢時矯首而遐
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
松以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以相遺復
駕言兮焉求說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
以上春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

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
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
奚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
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
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
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
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既至欣然便共

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

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
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
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
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
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
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
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東西遊走
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俛辭世使

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
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
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
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
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
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
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

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
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
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
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
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
慎哉吾復何言又為命子詩以貽之曰悠悠我祖爰自
陶唐邈為虞賓歷世垂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
徒厥族以昌紛紜戰國漠漠哀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

逸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於赫愍侯運
當攀龍撫劔夙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啟土開封疊疊
丞相允廼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
羅時有默語運固隆汙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
伊勲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
謂斯心而可近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
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夙運冥茲愠喜嗟余寡
陋瞻望靡及顧慙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

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
爾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
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
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
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潛
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宗彧之字叔粲南陽涅陽人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兄恭
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州辟主簿舉

秀才不就公私餽遺一無所受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
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
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
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八
年卒時年五十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小
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

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宏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穢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為作衣服并與錢一萬既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

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無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兒子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太祖敕郡縣令隨時資給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八十二子慧鋒脩父業辟從事皆不就

郭希林武昌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
守家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參軍並不就元嘉初吏部尚
書王敬宏舉王宏之為太子庶子希林為著作佐郎後
又徵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
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興宗辟為主簿不就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
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
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

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為性好閑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排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晤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疊疊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疊逆違天備

嘗茶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
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
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
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
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
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
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脩惜衡泌
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

大小一勿見闕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元嘉十五年徵次
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
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
立上留心執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立學太子率更令
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
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
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詔曰前新除給事
中雷次宗篤尚希古經行明脩自絕招命守志隱約宜

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騎侍郎後又徵詣京邑為築室
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
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
十五年卒於鍾山時年六十三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
道次宗亡義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
棲窮數自賓聖朝克已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
亦垂矜愍子肅之頗傳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愷之晉右衛將軍父濤揚州

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
以伐樵採箸為業以樵箸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
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
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箸而去或遇寒雪樵箸不售無
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
陰為妻買繒綵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理
時為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郡命功曹州辟從事舉秀
才並不就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

得輒酣對飲盡懽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
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凱
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凱曰綿
定竒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
顏竣為東揚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
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義陽王昶臨州辟
為文學從事不起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孝
建元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

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
以比梁鴻妻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素
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為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
廬陵王紹為江州親舊勸素脩宅舊居素不答乃輕身
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
不以人俗累懷世祖即位欲搜揚隱退下詔曰濟世成
務咸達隱微軌俗興讓必表清節朕昧旦求善思惇薄

風琅邪王素會稽朱百年並廉約貞遠與物無競自足
臯畝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並可太子舍人大
明中太宰江夏王義恭開府辟召辟素為倉曹屬太宗
泰始六年又召為太子中舍人並不就素既屢被徵辟
聲譽甚高山中有蛭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
甚醜素乃為蛭賦以自況七年卒時年五十四時又有
宋平劉睦之汝南州韶吳郡褚伯玉亦隱身求志睦之
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拜韶字伯和黃門侍郎文孫也

築室湖孰之方山徵員外散騎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
伯玉居剡縣瀑布山三十餘載揚州辟議曹從事不就
闕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
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之友善
特進顏延之見而知之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
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
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竟陵王義宣
自京口遷鎮江陵要康之同行距不應命元嘉中太祖

聞康之有學義除武昌國中軍將軍蠲除租稅江夏王
義恭廣陵王誕臨南徐州辟為從事西曹並不就棄絕
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
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其春得疾困篤小差牽以迎
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間日輒卧論文義
世祖即位遣大使陸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業履
恒貞操勗清固行信閭黨譽延邦邑棲志希古操不可
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不見省太宗泰始初與平原明

僧紹俱徵為通直郎又辭以疾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三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宋書卷九十三

宋書卷九十三考證

周續之傳留愛崑卉誠著桃李○崑當作昆謂昆蟲也
王弘之傳為外祖徵士何淮所撫育○淮一本作准當
作準

陶潛傳曾祖侃晉大司馬○臣承蒼按沈約所作陶淵
明傳以陶集考之多不合集中贈長沙公詩序有云
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又為孟府君傳有云君諱嘉娶
大司馬長沙公陶侃第十女如果為從祖之子孫不

得云昭穆既遠已之曾祖斷不容直書其姓名然則
淵明非長沙桓公之曾孫明矣又云自以曾祖晉世
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
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
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攷陶詩俱不題年號惟祭程
氏妹文稱義熙三年宋高祖受禪改元永初是為庚
申歲集中詩凡書甲子者八年庚子辛丑癸卯乙巳
戊申己酉庚戌丙辰皆在永初之前庚子辛丑癸卯

又在義熙之前永初以後除自祭文題丁卯而外無有書甲子者約之紀事失實大槩如此或言梁昭明太子誤讀淵明命子詩遂作淵明傳以淵明為侃之曾孫不知宋書成于齊永明六年昭明特襲之而不改南史晉書成於唐初亦皆襲約之誤者也

農人告予以上春○上春本集作春及晉書作暮春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本集作少而窮苦每以家弊南史作而窮居荼毒無家貧弊三字

良獨罔罔○罔罔本集作內愧

少年來好書○本集作少好琴書南史少下無年字

穎川韓元長○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韓元長謂韓融

韶子後漢有傳又下文濟北汜稚春謂汜毓晉書有

傳集云范稚春誤今所刻陶集亦作汜稚春

王素傳嘗就沙門支僧納學○南史學字下有算字

宋書卷九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九十四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五十四

恩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
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
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

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
醫之子叔度名重京師且任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
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
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
皆由世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
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
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
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馮藉世資用相

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
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謐斯風漸篤
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
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
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
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
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
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

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痍構於筵第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膺素纁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惛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

宗王相繼屠剝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採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為吏傳署入為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

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為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為世祖
征虜撫軍記室掾上為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上於巴
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即
位並為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
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加建武將軍南魯郡太守解
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三典籤並以南下預密
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高昌縣男食邑
各三百戶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員外散騎侍郎

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太守如故世祖親覽朝政不
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
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
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為上所知孝
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並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
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
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
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

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為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世祖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勅施為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

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為法興
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耶帝意稍
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竿法
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
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膺天子願兒
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
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
體吸習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

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發怒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復徙付遠郡尋又於家賜死時年五十二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鑰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法興能為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吾纂承洪基君臨萬國推心勲舊著於遐邇不謂戴法興恃遇負恩專作威福冒憲黷貨號令自由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

異同紛糾非唯人情駭愕亦玄象違度委付之旨良失
本懷吾今自親覽萬機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誠盡力以
副所期尚之時為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
守乃解舍人轉為撫軍咨議參軍太守如故太宗泰始
二年詔曰故越騎校尉吳昌縣開國男戴法興昔從孝
武誠懃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山及出侍東儲竭盡心
力嬰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復削注還其封爵有司奏
以法興孫靈珍襲封又詔曰法興小人專權豪恣雖虐

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封封爵可傳太宗初
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遷中書
侍郎太守如故未拜改除前軍將軍太守如故侍太子
於東宮晉安王子勛平後以軍守管内封邵陵縣男食
邑四百戶固辭不受轉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病卒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
世祖世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阼權任悉歸法興而
明寶輕矣以為宣威將軍南東莞太守景和末增邑百

戶太宗初天下反叛軍務煩擾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以前軍將軍事平遷宣威將軍晉陵太守進爵為侯增邑四百戶泰始三年坐參掌戎事多納賄貨削增封官爵繫尚方尋被宥復為安陸太守加寧朔將軍游擊驍騎將軍武陵內史宣城太守順帝驃騎司馬昇明初年老拜太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為世祖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值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

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弑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劬
既而上舉義兵劬責元嗣元嗣答曰始下未有反謀劬
不信備加考掠不服遂死世祖事克追贈員外散騎侍
郎使文士蘇寶生為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
東海鄉人也官至員外散騎侍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功
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
或有自經死者人役聞配顯度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
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

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
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為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因
倡諾即日宣旨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
同名改為爰初為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
微密有意理為高祖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太祖
初又見親任歷治吏勞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
轉南臺侍御史始興王濬後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員

外散騎侍郎太祖每出軍行師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
重遣王元謩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隨軍向碣磔衛中旨
臨時宣示世祖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
在殿內誑劬追義恭因得南走時世祖將即大位軍府
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既至莫不喜說以兼太常
丞撰立儀注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為殿中郎兼右
丞孝建三年索虜寇邊詔問羣臣防禦之策爰議曰詔
旨虜犯邊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以戎虜

猖狂狡焉滋廣列卒擬候伺覘間隙不勞大舉終莫永
寧然連於千里費固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未積是以
齊斧徘徊朔氣稽掃今皇運洪休靈威遐懾蠢爾遺燼
懼在誅剪思肆蜂蠆以表有餘雖不敢深入濟沛或能
草竊邊塞羽林鞭長太倉遙阻救援之日勢不相及且
當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田籌計資
力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塢壁邀斷州郡犄角
儻有自送可使匹馬不反詔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

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
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臣以為方鎮所資寔宜且田
且守若使堅壁而春墾輟耕清野而秋登莫擬私無生
業公成虛罄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
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躡據險保隘易為首尾胡馬既
退則民豐廩實比及三載可以長驅詔旨賊之所向本
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戎戍倉庫多虛先事
聚衆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臣以為推鋒

前討大須資力據本應未不俟多衆今寇無傾國豕突
列城勢足脣齒養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無
失豈煩空聚兵衆以待未然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規
不挫凶圖姦志歲結臣以為不擊則必侵掠侵掠不已
則民失農桑農桑不收則王戍不立為立之方擊之為
要詔旨若今邊地歲驚公私失業經費困於遥輸遠圖
決無遂事寢弊贊略逆應有方臣以為威虜之方在於
積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寡儲非唯無以遠圖亦

不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鎮赴其入境
一被毒手便自吹壑鳥逝矣尋即真遷左丞先是元嘉
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
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
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曰臣聞
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天飛雖
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乂上日兆於
納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寔唯豳伯考行之

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基帝初乎豐郊
紹祚本於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明黃初
非更姓之本太始為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準式遠之
鴻規典謀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然餘分
紫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而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紹煙
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
錄功偕著之後撰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
屯極擁玄光以鳳翔秉神符而龍舉剏定鯨鯢天人佇

屬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膺紘寓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為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遐聞莫或斯等宜衣衡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其偽元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伏須遵承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王

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
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
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列桓元傳宜在宋典餘如爰
議七年爰遷游擊將軍其年世祖南巡權以本官兼尚
書左丞車駕還宮罷明年又兼左丞著作兼如故世祖
崩營景寧陵爰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
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
預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太祖所任遇

大明世委寄九重朝廷大禮儀注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人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世祖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咨爰宜習業與不爰答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咨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帝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迂誅羣公後以爰為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食邑五百戶寵待隆密羣臣

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
太宗即位例削封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
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秉權日久上昔
在藩素所不說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銜
之泰始三年詔曰夫事君無禮教道弗容訕上銜已人
倫所棄大中大夫徐爰拔迹廝猥推席饗逢遂官參時
望門伍豪族遷位轉榮莫非超荷而諂側輕險與性自
俱利口讒妄自少及長奉公在事矧毫蕘聞初無愧滿

常有闕進先朝賞以芻輩之中粗有學解故得漸蒙驅策出入兩宮太初僞立盡心佞事義師已震方得南奔及孝武居統唯極諂諛附會承旨專恣厥性致使治政苛縱興造非法損德害民皆由此豎景和悖險深相贊協苟取偷存罔顧節義任算設數取合人主敝嶮姦矯所志必從故歷事七朝白首全貴自以體含德厚識鑑機先迷塗遂深罔知革悟朕撥亂反正勲濟天下靈祇助順羣逆必夷況爰恩養而無輸效遂內挾異心著於

形迹陽愚杜口罔所陳聞情事緩文庶申詭略當今朝
列賢彥國無佞邪而秉心弗純累蠹時政以其自告之
辰用賜歸老之職榮禮優崇寧非饗過不謂潛怨席外
進競不已勤言託意觸遇斯發小人之情雖所先照猶
許其當改未忍加法遂恃朕仁弘必永容貸昨因觴宴
肆意譏毀謂制詔所為皆資傍說又宰輔無斷朝要非
才恃老與舊慢戾斯甚比邊難未靜安衆以惠戎略是
務政網從簡故得使此小物乘寬自縱乃合投畀豺虎

以清王猷但朽賴將盡不足窮法可特原罪徙付交州
爰既行又詔曰八議緩罪舊在一條五刑所抵者必加
貸徐爰前後釁迹理無可申廢棄海埵寔允國憲但蚤
蒙朕識曲矜愚朽既經大宥思沾殊渥可特除廣州統
內郡有司奏以為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值
刺史張牧病卒土人孝長仁為亂悉誅北來流寓無或
免者長仁素聞爰名以智計誑誘故得無患久之聽還
仍除南康郡丞太宗崩還京都以爰為南濟陰太守復

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二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為臺小史太宗初出閣選為主衣世祖召還左右補內監永光中太宗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太宗被拘於殿內住在祕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惶懼計無所出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

結佃夫佃夫大說先是帝立皇后普暫徹諸王奄人太
宗左右錢藍生亦在其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
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文
祖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幸華
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太宗
猶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憂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
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
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

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鼓
後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
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宋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唯
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僧
整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
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陽宋達之陽平田嗣並聚於
慶省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
不煩多人時巫覡云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

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說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達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而殞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即位論功行賞壽寂之封應城縣侯食邑千戶姜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

侯食邑八百戶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
食邑各五百戶李道兒新塗縣侯繆方盛劉陽縣侯周
登之曲陵縣侯食邑各四百戶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
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隆茶
陵縣子宋逵之零陵縣子食邑各三百戶佃夫遷南臺
侍御史薛索兒渡淮為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
與諸軍討之破索兒降天祚遷龍驤將軍司徒參軍率
所領南助赭圻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

於東宮泰始四年以破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戶并前千戶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假寧朔將軍與輔國將軍兼驍騎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太始初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薛安都子道標攻合肥次陽擊破之以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戶歷右軍驃騎將軍六年出為輔師將軍兗州刺史咸淮陰立北兗州自此始也進號冠軍將軍元徽四年卒時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柄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

之蔑如也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
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
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
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
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
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
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
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

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待
賓客故造次便辨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
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
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
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
數人而已泰豫元年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遷驍騎將
軍尋加淮陵太守太宗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
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

張澹為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
施行粲等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軍將軍
太守如故明年改領驍騎將軍其年遷使持節督南豫
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
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增邑五百戶時廢帝猖狂好出遊
走始出宮猶整羽儀引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
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懼憂佃夫密與直
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

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北出常留隊仗在樂遊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為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罪止身其餘無所問佃夫時年五十一幼泰始初為外監配張永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陟二品為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食邑二百戶

于天寶其先胡人預竹林堂功元徽中自陳功勞求加封爵乃封為鄂縣子食邑二百戶發佃夫之謀以為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元年出為山陽太守齊王以其反覆賜死

壽寂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為羽林監遷太子屯騎校尉尋加寧朔將軍南太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切齒罵詈常云利刃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七年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行至豫章謀

欲逃叛乃殺之

姜彥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為晉平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濟陰太守三年北伐與虜戰軍敗見殺追贈左軍將軍太守如故

李道兒臨淮人本為湘東王師稍至湘東國學官令太宗即位稍進至員外散騎侍郎淮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轉給事中四年病卒

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

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始興王
濬以為世子師以書補中書令史道隆亦知書為主書
書吏漸至主書世祖使傳命失旨遣出不聽復入六門
太宗鎮彭城以補典籤署內監及即位為南臺侍御史
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蘭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
事舍人以破晉陵功增邑百戶并前六百戶五年出侍
東宮復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廢帝即位自太子翊軍校
尉遷右軍將軍太守兼舍人如故道隆為太宗所委過

於佃夫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
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太尉桂陽王休
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內而道隆領羽林精兵向朱
雀門時賊已至旂南道隆忽召鎮軍將軍劉劬於石頭
劬至命開旂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旂自弱
邪劬不敢復言催劬進戰劬度旂便敗賊乘勝逕進道
隆棄衆走向臺所乘馬連聳蹶不肯前遂為賊兵及見
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子法貞嗣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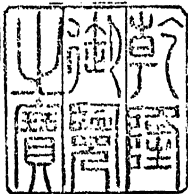
受禪國除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初為宣城郡吏太守范曄解吏名素善射太宗初為皇子出運長為射師性謹慤為太宗所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與佃夫道隆李道兒等並執權要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平昌太守泰始七年出侍東宮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加龍驤將軍轉給事中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食邑八百戶元徽三年自安成王車騎中兵參軍遷後軍將軍兼

舍人如故運長質木廉正治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
遺而凡鄙無識知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
為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為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
廣晉縣男食邑四百戶順帝即位出運長為寧朔將軍
宣城太守尋去郡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王遣
驃騎司馬崔文仲討誅之

史臣曰竭忠盡節士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
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

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
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況世祖之泥
滯鄙近太宗之拘攣愛習欲不紛惑床第豈可得哉



宋書卷九十四

宋書卷九十四考證

徐爰傳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列○列當作
例

宋書卷九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九十五
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舉人臣楊兆豐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九十五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五十五

索虜

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
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
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羸公司馬騰於晉陽

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倚馳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
馳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
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馳有
救騰之功舊勲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
琨又表封盧為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為代王增食常
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
什翼鞬勇壯衆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
衆數十萬其後為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鞬死

子開字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晉孝武
太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中山明年四月尅
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
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
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眾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
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却
寒也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
冢擲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好殺民

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誠開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民
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
萬或乘小輦手自執劍擊檐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
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
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
萬人為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
言乃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開次子齊王嗣字木
末執清河王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

令自殺嗣代立諡開道武皇帝十三年高祖西伐長安
嗣先娶姚興女乃遣十萬騎屯結河北以救之大為高
祖所破事在朱超石等傳於是遣使求和自是使命歲
通高祖遣殿中將軍沈範索季孫報使反命已至河未
濟嗣聞高祖崩問追報範等絕和親太祖即位方遣範
等歸永初三年十月嗣自率衆至方城遣鄭兵將軍揚
州刺史山陽公達奚斤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蒼梧公公
孫表尚書滑稽領步騎二萬餘人於滑臺西南東燕縣

界石濟南渡輜重弱累自隨滑臺戍主寧遠將軍東郡
太守王景度馳告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
遣司馬翟廣率參軍龐諮上黨太守劉談之等步騎三
千拒之軍次卷縣土樓虜徙營滑臺城東二里造攻具
日往脅城德祖以滑臺戍人少使翟廣募軍中壯士遣
寧遠將軍劉芳之率領助景度守芳之將八十餘人突
得入城德祖又遣討虜將軍弘農太守竇應明領五百
人建武將軍竇霸領二百五十人並以水軍相繼發咸

受翟廣節度初亡命司馬楚之等常藏竄陳留郡界虜
既南渡馳相要結驅扇壇場大為民患德祖遣長社令
王法政率五百人據邵陵將劉憐領二百騎至雍丘以
防之楚之於白馬縣襲憐為憐所破會臺送軍資至憐
往迎之而酸棗民王玉知憐南馳以告虜虜將滑稽領
千乘襲倉垣兵吏悉踰城散走陳留太守嚴慢為虜所
獲虜即用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十一月虜悉
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

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竇應明擊虜輜重

於石濟破之殺賊五百餘人斬其戍主

缺

連內頭張索

兒等應明自石濟赴滑臺聞城已沒遂進屯尹卯竇霸

馳就翟廣虜既尅滑臺并力向廣等力不敵引退轉鬪

而前二日一夜裁行十許里虜步軍續至廣等矢盡力

竭大敗廣霸談之等各單身迸還虜乘勝遂至虎牢德

祖出步騎欲擊之虜退屯土樓又退還滑臺長安魏昌

藍田三縣民居在虎牢下德祖皆使入城虜別遣黑稍

公率三千人至河陽欲南渡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
河陰令竇晃五百人戍小壘緱氏令王瑜四百人據監
倉鞏令臣琛五百人固小平參軍督護張季五百人屯
牛蘭又遣將領馬隊與洛陽令楊毅合二百騎緣河上
下隨機赴接十二月虜置守於洛川小壘德祖遣翟廣
馳往擊之虜退走廣安立守防修治城塢復還虎牢豫
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領步騎五百據項又遣司
馬徐瓊繼之臺遣將輔伯遣姚珍杜坦梁靈宰等水步

諸軍續進徐州刺史王仲德率軍次湖陸黑稍公遣長
史將千人逼竇晃楊毅晃等逆擊禽之生獲二百人其
後鄭兵將軍五千騎掩襲晃等黑稍渡與并力四面攻
壘晃等力少衆散晃毅皆被重創虜將安平公鵝青二
軍七千人南渡於礪礪東下至泗濱口去尹卯百許里
兗州刺史徐琰委軍鎮走於是太山諸郡並失守鄭兵
與公孫表及宋兵將軍交州刺史交趾侯普幾萬五千
騎復向虎牢於城東南五里結營分步騎自成臯開向

虎牢外郭西門德祖逆擊殺傷百餘人虜退還保營鎮
北將軍檀道濟率水軍北救車騎將軍廬陵王義真遣
龍驤將軍沈叔狸三千人就豫州刺史劉粹量宜赴援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鄭兵分軍向洛攻小壘小壘守將
竇晃拒戰陷沒河南太守王涓之棄金墉出奔自虜分
軍向洛德祖每戰輒破之嗣自率大衆至鄴鄭兵既剋
金墉復還虎牢德祖於城內穴城入七丈二道出城外
又分作六道出虜陣後募敢死之士四百人參軍范道

基率二百人為前驅參軍郭王符劉規等以二百人為
後係出賊圍外掩襲其後虜陣擾亂斬首數百級焚燒
攻具虜雖退散隨復更合虜又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
安平公涉歸幡能健越兵將軍青州刺史臨菑侯薛道
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張子張模東擊青州所向城
邑皆奔走冠軍將軍青州刺史竺夔鎮東陽城聞虜將
至歛衆固守龍驤將軍濟南太守垣苗率二府郡文武
奔就夔夔與將士盟誓居民不入城者使移就山阻燒

除禾稼令虜至無所資虜衆向青州前後濟河凡六萬騎三月三萬騎前追脅城內文武一千五百人而半是羌蠻流雜人情駭懼竺夔夜遣司馬車宗領五百人出城掩擊虜衆披退間二日虜步騎悉至繞城四圍列陣十餘里至晡退還安水結營去城二十里大治攻具日衆分步騎常來逼城夔夜使殿中將軍竺宗之參軍賈元龍等領百人於楊水口兩岸設伏虜將阿伏斤領三百人晨渡水兩岸伏發虜騎四迸殺傷數十人梟阿伏

斤首虜又進營水南去城西北四里嗣自鄴遣兵益虎牢增圍急攻鄭兵於虎牢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於許昌車騎將軍王元謨領千人助元德守與元德俱散敗虜即用潁川人庾龍為潁川太守領騎五百并發民丁以戍城德祖出軍擊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虜數百會鄭兵軍從許昌還合圍德祖大敗失甲士千餘人退還固城嗣又於鄴遣萬餘人從白沙口過河於濮陽城南寒泉築壘朝議以項城去虜不遠非輕軍

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追亦且追
粹以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便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
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便退時李元德
率散卒二百人至項劉粹便助高道瑾戍請宥其奔敗
之罪朝議並許之檀道濟至彭城以青司二州並急而
所領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先救青州竺
夔遣人出城作東西南塹虜於城北三百餘步鑿長圍
夔遣參軍閭茂等領善射五十人依牆射虜虜騎數百

馳來圍牆內納射固牆死戰虜下馬步進短兵接城上弓弩俱發虜乃披散虜遂填外塹引高樓四所蝦蟆車二十乘置長圍內夔先鑿城北作三地道令通外塹復鑿裏塹內去城二丈作子塹遣三百餘人出地道欲燒虜攻具時回風轉爛火不得燃虜兵矢橫下士卒多傷歛衆還入虜填三塹盡平唯餘子塹蝦蟆車所不及虜以撞攻城夔募人力於城上係大磨石堆之又出於子塹中用大麻絙張骨骨攻車近城從地道中多人力

挽令折虜復於城南掘長圍進攻逾急夔能持重垣苗
有膽幹故能堅守移時然被攻日久城轉毀壞戰士多
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王仲德兼行赴之劉
粹遣李元德襲許昌庾龍奔迸將宋晃追躡斬龍首元
德因苗綏撫并上租糧虜悅勃大肥率三千餘騎破高
平郡所統高平方與任城金鄉亢父等五縣殺畧二千
餘家殺其男子驅虜女弱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
兵卒不敢出冠軍將軍申宣戍彭城去高平二百餘里

懼虜至移郭外居民并諸營署悉入小城嗣又遣并州
刺史伊樓援助鄭兵攻虎牢填塞兩塹德祖隨方抗拒
頗殺虜而將士稍零落四月壬申虜聞道濟將至焚燒
器械棄青州走竺夔上言東陽城被攻毀壞不可守移
鎮長廣之不期城下以固守以功進號前將軍封建陵
縣男食邑四百戶夔字祖季東莞人也官至金紫光祿
大夫嗣率大衆至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回軍
向洛陽留三千人益鄭兵停洛數日渡河北歸虜安平

公等諸軍從青州退還逕趨滑臺檀道濟王仲德步軍
乏糧追虜不及道濟於泰山分遣仲德向尹卯道濟停
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虜已遠還就道濟共裝治水
軍虜安平公諸軍就滑臺西就鄭兵共攻虎牢被圍二
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虜增兵轉多虜
撞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仍舊為四賊撞三城已毀
共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死者大半德祖恩
德素結衆無離心德祖昔在北與虜將公孫表有舊表

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鄭兵云表
與之連謀每益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鄭兵鄭兵
倍疑之言於嗣誅表虜衆盛檀道濟諸救軍並不敢進
劉粹據項城沈狸屯高橋二十一日虜作地道偷城內
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至其月二十三日
人馬渴乏饑疫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
遂尅虎牢自德祖及翟廣甯霸凡諸將佐及郡守在城
內者皆見囚執唯上黨太守劉談之參軍范道基將二

百人突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
與此城并命義不使此城亡而身在也嗣重其固守之
節勒衆軍生致之故得不死司空徐羨之尚書傅亮領
軍將軍謝晦表曰去年逆虜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
臣德祖竭誠盡力抗對強寇孤城獨守將涉暮年救師
淹緩舉城淪沒聖懷垂悼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諒闇委
政自下臣等謀猷淺蔽託付無成遂令致節之臣抱忠
傾覆將士殲辱王畧虧挫上墜先規下貽國恥稽之朝

典無所辭責雖有司撓筆未加準繩豈宜尸祿昧安殊寵乞蒙屏固以申國法不許德祖滎陽南武陽人也晉末自鄉里南歸初為冠軍參軍輔國將軍道規為荊州德祖為之將佐復為高祖太尉參軍高祖北伐以為王鎮惡龍驤司馬加建武將軍為鎮惡前鋒斬賊寧朔將軍趙元石於栢谷破弘農太守尹雅於梨城又破賊大帥姚難於涇水斬其鎮北將軍姚強鎮惡尅立大功蓋德祖之力也長安平定以為龍驤將軍扶風太守仍遷

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時佛佛虜為寇復以德祖為王鎮
惡征虜司馬尋復為桂陽公義真安西參軍南安太守
將軍如故復徙馮翊太守高祖東還以德祖督司州之
河東平陽二郡諸軍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并州刺史
劉遵考戍蒲坂長安不守合部曲還彭城除世子中兵
參軍將軍如故又除督司州之河東平陽河北雍州之
京兆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九郡軍事滎陽太守將
軍如故又加京兆太守高祖踐祚進號冠軍論前後功

封觀陽縣男食邑四百戶又除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
潁川兗州之陳留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元
嘉六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五世祖大明元年以德祖
弟子熙祚第二息詡之紹德祖封虜既尅虎牢留兵居
守餘衆悉北歸少帝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
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均節在危無撓古之忠烈無以
加之可追贈給事中并存卹遺孤以慰存亡尚書令傅
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

給文士顏延之為誄焉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徐琰東陽太守王景度並坐失守鉗髡居作琰五歲景度四歲時宣威將軍潁川太守李元德戍許昌仍除滎陽太守督二郡軍事其年十一月虜遣軍并招集亡命攻逼許昌城以士人劉遠為滎陽太守李元德欲出戰兵仗少至夜悉排女牆散潰元德復奔還項城虜又圍汝陽太守王公度將十餘騎突圍奔項城虜又破邵陵縣殘害二千餘家盡殺其男丁驅畧婦女一萬二千口劉粹遣將

姚聳夫率軍助守項城又遣司馬徐瓊五百人繼之虜掘破許昌城又毀壞鍾離城以立疆界而還嗣死諡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母杜氏冀州人入其宮内生燾燾年十五六不為嗣所知遇之如僕隸嗣初立慕容氏女為后又娶姚興女並無子故燾得立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鬪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胄元嘉五年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禽赫連昌中山王安定封昌為公以妹妻之昌弟赫連定在隴上吐

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定定設伏於隴山彈箏谷破之
斬吐伐斤盡坑其衆定率衆東還後尅長安燾又自攻
不尅乃分軍戍大城而還燾常使昌侍左右常共單馬
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昌不可親燾曰
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復攻長安尅之定西走
為吐谷渾慕瓚所禽赫連氏有名衛臣者種落在朔方
塞外部落千餘戶朔方以西西至上郡東西千餘里漢
世徙謫民居之土地良沃苻堅時衛臣入塞寄田春來

秋去堅雲中護軍賈雍掠其田者獲生口馬牛羊堅悉以還之衛臣感恩遂稱臣入居塞內其後漸強盛衛臣死子佛佛驍猛有謀算遠近雜種皆附之姚興與相抗興覆軍喪衆前後非一關中為之傷殘高祖入長安佛佛震懾不敢動高祖東還即入寇北地安西將軍義真之歸也佛佛遣子昌破之青泥俘囚諸將帥遂有關中自稱尊號號年曰真興元年京兆人韋元隱居養志有高名姚興備禮徵不起高祖辟為相國掾宋臺通直郎

又並不就佛佛召為太子庶子元應命佛佛大怒曰姚
興及劉公相徵召並不起我有命即至當以我殊類不
可理其故耶殺之元嘉二年佛佛死昌立至是為燾所
兼燾西定隴右東滅黃龍海東諸國並遣朝貢太祖踐
祚更有志北畧七年三月詔曰河南中國多湮沒非所
遺黎荼炭每用矜懷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
以固壇場可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
軍王仲德兖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宏

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以相
犄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可權假節率見力三萬監征
討諸軍事便速備辦月內悉發先遣殿中將軍田奇銜
命告燾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
關河北燾大怒謂奇曰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
家地此豈可得河南必進軍今權當歛戢相避須冬行
地淨河冰合自更取之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
總統羣帥告司兗二州曰夫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

徒壇理土地恢廣經畧將以大庇蒼生保全黎庶是以
蒙踐霜雪踰歷險難匡國寧民肅清四表昔我高祖武
皇帝誕膺明命爰造區夏內夷纂送外寧寇亂靈武紛
紜雷動風舉響軼龍堆聲浮雲朔陵天振地拔山蕩海
於是華域肅清謳歌允集王綱帝典煥哉惟文太和烟
煴流澤洋溢中葉諒闇委政冢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
遂令司寇良民復蹈非所周鄭遺黎重隔王化聖皇踐
祚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遐夷慕義雲騰波湧

方將蹈德履信被藝襲文增修業統作規于後勤施洽
於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養魚者除其獮獺育禽者去
其豺狼故智士研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
貫辰緯莫府忝任稟承廟算剪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吳
楚之勁卒總八州之銳士紅旗絳天素甲奪日虎步中
原龍超河渚興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伐罪積後已
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况乎遵養耆昧綏復境土
而已哉昔淮泗初開狡徒縱逸王旅入關羣豎颯扇襄

邑之戰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尸蔽野支解體分羽翼
摧挫加以構難西虜結怨黃龍控弦燭滅首尾逼畏蜂
屯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蹈長河以當堂堂之陳哉
夫順從貴速歸德惡晚賞褒先附威加後服是以秦趙
霸旅披榛委誠施紱乘軒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強作
禍提挈萬里卒嬰鈇鉞皆目前之誠驗往世之所知也
聖上明發愛恤以道懷二州士民若能審決安危翻然
革面率其支黨歸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敘用如

其迷心不悛竄首巢穴長圍既周臨衝四至雖欲壺漿
厥筐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詳擇利害彥之進軍虜悉歛
河南一戍歸河北太祖以前征虜司馬南廣平太守尹
冲為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二郡諸
軍事奮威將軍司州刺史戍虎牢十一月虜大衆南渡
河彥之敗退洛陽滑臺虎牢諸城並為虜所沒尹冲及
司馬滎陽太守崔模抗節不降投塹死冲字子順天水
冀人也先為姚興吏部郎與興子廣平公弼結黨欲傾

興太子泓立沖與弟宏俱逃叛南歸至是追贈前將
軍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曰尹沖誠節志堅繼蹤古烈
以為傷惋不能已已上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
作詩曰逆虜亂壇場邊將嬰寇仇堅城効貞節攻戰無
暫休覆瀋不可拾離機難復收勢謝歸塗單於焉見幽
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修忠臣表年暮貞柯見嚴秋
楚莊投袂起終然報強仇去病辭高館卒獲舒國憂戎
事諒未殄民患焉得瘳撫劔懷感激志氣若雲浮願想

凌扶搖弭旆拂中州爪牙申威靈帷幄騁良籌華裔混
殊風率土浹王猷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其後肅又
遣使通好并求婚姻太祖每依違之十七年肅號太平
真君元年十九年虜鎮東將軍武昌王宜勒庫莫提移
書益梁二州徃伐仇池侵其附屬而移書越詣徐州曰
我大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化並立夏殷以前功業尚
矣周秦以來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聖明
應運龍飛廓清燕趙聖朝承王業之資奮神武之畧遠

定三秦西及葱嶺東平遼碣海隅服從北暨鍾山萬國
納貢威風所扇想彼朝野備聞威德往者劉石苻姚遞
據三郡司馬琅邪保守揚越綿綿連綿歷年紀數窮
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廷解甲息
心東南之略是為不欲違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
苞藏禍心屢為邊寇去庚午年密結赫連侵我牢洛致
師徒喪敗舉軍囚俘我朝廷仁弘不窮人之非不遂人
之過與彼交和前好無改昔南秦王楊元識達天運於

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連遠歸忠款元既即世弟難當
忠節愈固上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比內郡漢
南白雉登俎御羞朝廷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
計壇場之小疵不相關移竊興師旅亡我賓屬難當將
其妻子及其同義告敗闕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
之違信背和與牢洛為三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是若可
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磬聲之臣助難當報復使
持節侍中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建興公吐

奚愛弼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衝建安令南
秦自遣信臣招集舊戶使持節侍中都督雍梁益三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啓開府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子員
外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庫拔阿洛
河引出斜谷阨白馬之險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雍州刺
史南平公娥後延出自駱谷直截漢水冠軍將軍南蠻
校尉荊州刺史建平公宗暎使持節員外散騎常侍冠
軍將軍梁州刺史順陽公劉買德平遠將軍永安侯若

千內亦千出自子午東襲梁漢使持節侍中都督荆梁
南豨三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南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荊州刺史故晉譙王司馬文思寧遠將軍荊州
刺史襄陽公魯軌南趨荊州使持節都督洛豫州及河
內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直勒宅
大翰為其後繼使持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
領護西戎校尉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
晉琅邪王司馬楚之南趣壽春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

充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充二州刺史東安公刁
韃東趣廣陵南至京口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兗徐三州
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元顯子
司馬天助直趣濟南十道並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
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召陵
踐土區區齊晉尚能克勝強楚以致一匡况大魏以沙
漠之突騎兼咸夏之勁卒哉若衆軍就臨將令南海北
汎江湖南溢高岸墊為浦澤深谷積為丘陵晉餘黎民

將雲集霧聚仇池之師敺隘山谷之中何能自固彼之所謂肆忿於目前之小得以至於敗亡之大失也昔信陵君濟窮鳩之危義士歸之故我朝廷欲救難當投命之誠為此舉動既而愛惜前好猶復沈吟多殺生生在一亡十仁者之所不為吾等別愛後自馳檄相譬書若攝兵還反復南秦之國則諸軍同罷好睦如初若距我義言狠愎遂往敗國亡身必成噬臍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以報告徐州答移曰知以楊難當投命告敗比

之窮鳩欲動衆以相存拯救危恤難有國者之所用心
雖然移書之言亦已過矣何者楊氏先世以來受晉爵
號修職守藩為我西服十載之中再造逆亂號年建義
猖狂妄作為臣不忠宜加誅討又知難當稱臣彼國宜
是顧畏首尾兩屬求全果是純臣服事於魏何宜與人
和親而聽臣下縱逸昔景平之末國祚中微彼乘我內
難侵我司兗是以七年治兵義在經畧三帥涉河秋毫
不犯但崇此信誓不負約言耳彼伺我軍仍相掩襲俘

我甲士翦我邊民是彼有兩曲我有二直也司馬楚文
思亡命竄伏魯軌刁雍實為蠆尾而擁其逋逃開其壇
場元顯無子焉得天助謬稱假託何足以云又譏竊興
師旅不相關移若如來言又非所受黃龍國王受我正
朔且渠茂虔父子歸款彼皆殘滅俘馘豈有先言況仇
池奉晉十世事宋三葉九伐所加何傷於彼僕聞師曲
為老義作亂雄言貴稱情不在夸大移書本詣梁益而
謬來鄙府大人不遠幸無過談二十年蠱以國授其太

子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
經營天下平暴除逆掃清不順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闡
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軍國
異容宜定制度為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
序授子任賢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成其
祿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諸朕功臣懃勞日久皆當致仕
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朝請隨時饗宴朕前論道陳
謀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嗣理萬

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被列職皆取後進明能廣啓
選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
知來者之不如今主者明為科制宣勅施行於是王公
以下上書太子皆稱臣首尾與表同唯用白紙為異是
歲肅伐芮虜大敗而還死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
犯者誅之二十三年虜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兗州以南
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兗
州答移曰夫皇極肇建實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寶稟

沖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
在昔有晉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
網圯裂石容苻姚遞乘非據或棲息趙魏或保聚邠岐
我皇宋屬當歸厯受終晉代北臨河濟西盡咸汧弔民
伐罪流澤五都魏爾時祇德悔禍思用和輯交通使命
以祈天衷來移所謂分疆畫境其志久定者也俄而不
恒其信虞我國憂侵牢及洛至于清濟往歲入河且欲
綏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澨秋毫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

箕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失司竟來移云不因土立州
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緝負
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彼不思弘
善政而恐人之棄已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畧
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衆者也若必宜因
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强者
為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
加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

飾卽則有司存來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旗省方東巡稽
嶺若欲邀恩宜赴茲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
積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舍前矜蛄育鷖七澤八藪禽
獸豐碩虞侯蒐箕義非所恡三代肆覲其典雖缺呼韓
入漢厥儀猶全饋餽之秋每存豐厚先是虜中謠言滅
虜者吳也燾甚惡之二十三年北地瀘水入益吳年二
十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反虜諸戎夷普並響應有衆十
餘萬燾聞吳反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表歸順

曰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二京失統豹狼縱毒蒼元蹈
犬噬之悲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杖義因機乘寇
虜天亡之期藉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迹天台爰暨咸雍
義風一鼓率土響同威聲既張士卒効勇師不崇朝羣
狡震裂殄逆鱗於函關掃凶迹於秦土非仰協宋靈俯
允羣願焉能若斯者哉今平城遺虐連兵大壇東西狼
顧威形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戍平陽二孽世連土宇
擁率部落控弦五萬東屯潼塞任質軍門私署安西將

軍常山白廣平練甲高平進師汧隴北漠護軍結馬連
騎提戈載驅胡蘭洛生等部曲數千擬擊偽鎮闔境顓
顓仰望皇澤伏願陛下給一旅之衆北臨河陝賜臣威
儀兼給戎械進可以厭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國
威武鎮御舊京使中都有鳴鸞之響荒餘懷來蘇之德
謹遣使人趙綰馳表丹誠肅遣軍屢敗乃自率大衆攻
之吳又上表曰臣聞天無二日地無二主昔中都失統
九域分崩羣凶丘列於天邑飛鶚鵠目於四海先皇慈

懷內發愍及戎荒翦偽羗於長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
既被民始寧蘇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
國使長安為豺狼之墟鄴洛為蜂蛇之藪縱毒生民虐
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咸同
旱苗之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
輒東西結連南北樹黨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馮威靈
千里雲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
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

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若天
威既震足使姦虜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詔曰
北地蓋吳起衆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煩克捷屢
遣表疏遠効忠款志梟逆虜以立勲績宜加爵號褒獎
乃誠可以為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隴州
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燾攻吳大
小數十戰不能尅太祖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郡及金
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吳使隨宜假授屠

各反叛吳自攻之為流矢所中死吳弟吾生率餘衆入
木面山皆尋破散其年太原民顏白鹿私行入荒為虜
所錄相州刺史欲殺之白鹿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
歸誠相州刺史送白鹿至桑乾肅喜曰我外家也使其
司徒崔浩作書與驥使司徒祭酒王琦齎書隨白鹿南
歸遣從弟高梁王以重軍延驥入太原界攻冀州刺史
申恬於歷城恬擊破之杜驥遣其寧朔府司馬夏侯祖
歡中兵參軍吉淵馳往赴援虜破略太原得四千餘口

牛六千餘頭尋又寇充青冀三州遂及清東殺畧甚衆
太祖思弘經畧詔羣臣曰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遊玄
翫采未能息卷自纓紼世務情兼家國徒存日昊終有
慙德而區宇未一師饑代有永言斯瘼彌于其慮如疲
疾稍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事而廢殘虐遊魂齊民
塗炭乃眷北顧無忘弘拯思總羣謀掃清逋逆感慨之
來遂成短韻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詩曰季
父鑒禍先卒生識機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

淪中畿儵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胡風起亂極治
必形塗泰由積否方欲滌遺氛矧乃穢邊鄙眷言悼斯
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羅一麾同文軌時乎豈再來
河清難久俟駘駘安局步騏驎志千里梁傳畜義心伊
相抱深耻賞契將誰寄要之二三子無令齊晉朝取愧
鄒魯士時墮場民多相侵盜二十五年虜寧南將軍豫
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曰僕以不德荷
國榮寵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宣播政化鷹揚萬里雖盡

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達也比者以來邊
民擾動互有反逆無復為害自取誅夷死亡之餘雉蒐
逃竄南入宋界聚合逆黨頻為寇掠殺害良民略取資
財大為民患此之界局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烟火相接
來往不絕情偽繁興是以南奸北入北姦南叛以類推
之日月彌甚姦宄之人數得侵盜之利雖加重法不可
禁止僕常申令境局料其姦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御
是以遂至滋蔓寇擾壇場譬猶蚤虱疥癬雖為小疴令

人終歲不安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古列國封壇有畔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如是
可以保之長久垂之永世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
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
北邊境之民烟火相望鷄狗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往
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自我國家所
望於仁者之邦也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答移曰
知以邊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絕奸宄兩息民患又欲

迭送奔亡禁其來往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情背畔專肆暴略豈唯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蠻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而輒便苞納待之若舊資其糧仗縱為寇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罔顧善隣之約不惟疆域之限來示所云彼竝行之雖豐辭盈觀即事違實興嫌長亂實彼之由反以為言將違躬厚之義壇場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懷若於本欲消

奸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謹封守斥遣諸亡驚蹄逸鋌不
妄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戶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來
信若亡命奔越侵盜彼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
荷閭外思聞皇猷每申勅守宰務敦義讓往誠未布能
不愧怍當重約示以副至懷二十七年燾自率步騎十
萬寇汝南初燾欲為邊寇聲云獵於梁川太祖慮其侵
犯淮泗廼敕邊戍小寇至則堅守拒之大衆來則拔民
戶歸壽陽諸戍偵候不明虜奄來入境宣威將軍陳南

頓二郡太守鄭緄綏遠將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郭道
隱竝棄城奔走虜掠抄淮西六郡殺戮甚多攻圍懸瓠
城城內戰士不滿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
之去郡南平王鑠時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郡
事憲嬰城固守盡銳以攻之憲自登郭城督戰起樓
臨城飛矢雨集衝車攻破南城憲於內更築扞城立柵
以補之虜肉薄攻城死者甚衆憲將士死傷亦過半盡
唯恐壽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為慮盡遣從弟永昌王庫

仁真步騎萬餘將所略六郡口北屯汝陽時世祖鎮彭城太祖遣隊主吳香鑪乘驛救世祖遣千騎齎三日糧襲之世祖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衆議舉別駕劉延孫為元帥延孫辭不肯行舉參軍劉泰之自代世祖以問司馬王元謨長史張暢暢等竝贊成之乃分為五軍以泰之為元帥與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國左常侍杜幼文五人各領其一謙之領泰之軍嗣殿中參軍程天祚督戰

至譙城更簡閱人馬得精騎千一百匹直向汝陽虜不
意奇兵從北來大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許泰之等至
虜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營內有數
區氈屋屋中皆有帳器仗甚精食具皆是金銀帳內諸
大主帥悉殺之諸亡口悉得東走大呼云官軍痛與手
虜衆一時奔散因追之行已經日人馬疲倦引還汝南
城內有虜一幢馬步可五百登城望知泰之無後繼又
有別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至因引出擊泰之泰之軍

未食且戰已疲勞結陣未及定垣謙之先退因是驚亂
棄仗奔走行迷道趨澱水水深岸高人馬悉走水爭渡
泰之獨不去曰喪敗如此何面復還下馬坐地為虜所
殺肇之溺水死天祚為虜所執謙之定幼文及將士免
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世祖降安北之號為鎮軍
將軍元謨延孫免官暢免所領沛郡謙之伏誅定幼文
付尚方燾初聞汝陽敗又傳彭城有係軍大懼謂其衆
曰但聞淮南遣軍乃復有奇兵出今年將墮人計中即

燒攻具欲走會泰之死問續至乃停壽陽遣劉康祖救
懸瓠燾亦遣任城公拒康祖與戰破之斬任城燾攻城
四十二日不拔死者甚多任城又死康祖救軍漸進乃
委罪大將多所斬戮倍道奔走太祖嘉憲固守詔曰右
軍行參軍行汝南新蔡二郡軍事陳憲盡力捍衛全城
摧寇忠敢之效宜加顯擢可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
太守又以布萬疋委憲分賜汝南城內文武吏民戰守
勤勞者燾雖不尅懸瓠而虜掠甚多南師屢無功為燾

所輕侮與太祖書曰彼前使間諜誼略姦人竊聞朱修之申謨近復得胡崇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為方州虞我之隙以自慰慶得我普鍾蔡一豎子何所損益無異得我舉國之民厚加奉養禽我卑將衛拔非其身各便鑠腰苦役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來非一朝一夕也頃關中蓋吳返逆扇動隴右氏羌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為大丈夫之法

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誑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張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頃者往索真珠璫略不相與今所馘截髑髏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宏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

而觀彼豈能獨立芮芮吳提以死其子菟害真襲其凶
迹以今年二月復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
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以彼無足故不先致討諸方已定
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計為塹城自守為築垣
以自鄣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顯
然往取揚州否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禽之放
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
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

邪彼非敵也彼常願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癡復不
是將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
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驅來不好者盡刺殺之近有穀
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邪彼吳人
正有所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彼軍三里
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
何得不輸我也彼謂我攻城日當掘塹圍守欲出來斫
營我亦不近城圍彼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彼揚州城

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知彼公
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幾雖老猶有智策今已
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須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羅
門使鬼縛彼送來也此後復求通和聞太祖有北伐意
又與書曰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為日已久而彼無厭誘
我邊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
驅還自天地啓闢已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
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

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
可博其土地傖人謂換易為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
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
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
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
土藥自可療其年大舉北討下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
靡革驅逼遺氓復規竊暴比得河朔秦豳華戎表疏歸
諛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并陳芮芮此春

因其來掠掩襲巢窟種落畜牧所亡大半連歲相持于
今未解又猜虐互發親黨誅殘根本危敝自相殘殄芮
芮間使適至所說竝符遠輸誠款誓為犄角遐邇注情
既宜赴獎且水雨豐澍舟楫流通經略之會實在茲日
可遣寧朔將軍王元謨率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
咨議參軍申坦等戈船一萬前驅入河使持節督青冀
幽三州徐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
二州刺史霄城侯蕭斌推三齊之鋒為之統帥持節都

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徐
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總四州之衆水陸並驅太子左
衛率始興縣五等侯臧質勒東宮禁兵統驍騎將軍安
復縣開國侯王方回建武將軍安蠻司馬新康縣開國
男劉康祖右軍參軍事梁坦步騎十萬逕造許洛使持
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領安
蠻校尉南平王鐸悉荆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宜
有董一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領

司徒錄尚書太子太傅國子祭酒江夏王義恭德望兼
崇風略遐被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儀精卒出次徐
方為衆軍節度別府司空府使所督諸鎮各遣虎旅數
道爭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綏遠將軍西戎校尉
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武將
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宏宗連旗深入震盪汧隴護
軍將軍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枝坦寧遠
將軍竟陵太守南城縣開國侯劉德願籍荆雍之勁攬

羣師之銳宜由武關稜威震滂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
議量是歲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
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
者又以兵力不足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充州
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職從事及仕北徐兗
為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
國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征符
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

天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竝四分換一過此率討事息即還歷城建武府司馬申元吉率馬步闕餘人向碣礮取泗瀆口虜礮礮戍主濟州刺史王買德憑城拒戰元吉破之買德棄城走獲奴婢一百四十口馬二百餘匹驢騾二百牛羊各千餘頭氈七百領麕細車三百五十乘地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內居

民私儲又二十萬斛虜田五穀三百頃鐵三萬斤大小
鐵器九千餘口餘器仗雜物稱此元謨攻滑臺不尅燾
自率大衆渡河元謨敗走燾從弟永昌王庫仁真發關
西兵趨汝潁從弟高梁王阿斗塗自青州道燾自礪礪
竝南出諸鎮悉斂民保城其十一月至鄒山鄒山戍主
宣威將軍魯陽平二郡太守崔耶利敗沒燾登鄒山是
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遣楚王樹洛真南康侯杜道
雋進軍清西至蕭城步尼公進軍清東至留城世祖遣

參軍馬文恭至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元敬至留城竝為覘候蕭城虜偃旗旌文恭斥候不明卒與相遇乃捨汴趣南山東至山而虜圍合文恭戰敗僅以身免元敬亦與留城虜相值幢主華欽繼其後虜望元敬後有軍引去趨苞橋至欲渡清河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虜謂官軍大至爭渡苞水水深溺死殆半先是肅遣員外散騎侍郎王老壽乘驛就太祖乞黃甘太祖餉甘十簿甘蔗千挺并就求馬曰自頃歲成民阜朝野

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楫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足令及此行老壽受命未出境虜兵深入乃錄還虜又破尉武戍執戍主左軍長兼行參軍王羅漢先是南平王鐸以三百人配羅漢出戍而尉武東北有小壘因據之或曰賊盛不足自固南依卑林寇至易以免羅漢以受命來此不可輒去是日虜攻之矢盡力屈遂沒虜法獲生將付其三郎大帥連鎖鎖頸後羅漢夜斷三郎頭

抱鎖亡走得入盱眙城永昌王破劉康祖於尉武引衆
向壽陽自青岡屯孫叔敖冢脅壽陽城又焚掠馬頭鍾
離南平王鑠保城固守燾自彭城南出十二月於盱眙
渡淮破胡崇之等軍留尚書韓元興數千人守盱眙自
率大衆南向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阿斗塗出山
陽永昌王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燾至瓜
步壞民屋宇及伐蒹葦於滁口造箬筏聲欲渡江太祖
大具水軍為防禦之備初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向彭

城至小澗虜已斷道召還與左軍將軍尹宏守橫江少
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黃門侍郎蕭元邕守裨洲
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泰容守新洲下
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諮
議參軍沈曇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先行京陵仍守西
津徐州從事史蕭尚之守練壁征北參軍管法祖守譙
山徐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尚書左丞劉伯龍守採石
尋遷建武將軍淮南太守仍總守事遊邏上接于湖下

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畔自採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船艦蓋江旗甲星燭皇太子出戍石頭城前將軍徐湛之守石頭倉城都水使者樂詢尚書水部郎劉淵之竝以裝治失旨付建康乘輿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伐頭者封八千戶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匹金銀各百斤斬其子及弟偽相大軍主封四百戶開國縣侯布絹各五千疋自此以下各有差又募人賁治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不能傷燾鑿瓜步山

為盤道於其頂設甌屋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
水自隨一駱駝負三十斗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
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燾得黃甘即噉
之并大進酈酒左右有耳語者疑食中有毒燾不答以
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欲為功名實是貪
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豪又求嫁女與世
祖二十八年正月朔燾會于山上并及土人會竟掠民
戶燒邑屋而去虜初緣江舉烽火尹宏曰六夷如此必

走正月二日果退初太祖聞虜寇逆焚燒廣陵城府船
乘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人民一時渡江虜
以海陵多陂澤不敢往山陽太守蕭僧珍亦斂居民及
流奔百姓悉入城臺送糧仗給盱眙賊逼分留山陽又
有數萬人攻具當往滑臺亦留付郡城內垂萬家戰士
五千餘人有白米陂去郡數里僧珍逆下諸處水注令
滿須賊至決以灌之虜既至不敢停引去自廣陵還因
攻盱眙盡銳攻城三十日不能尅乃燒攻具退走壽凡

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略不可稱計而其士馬死傷過半國人竝尤之是歲燾病死謚為太武皇帝初燾有六子長子晃字天真為太子次曰晉王燾所住屠蘇為疾雷擊屠蘇倒見厭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不悲燾怒賜死次曰秦王烏奕肝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愬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鎮枹罕次曰燕王次曰吳王名可博真次曰楚王名樹洛真燾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

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殺之以烏奕肝有武用以為太子會燾死使嬖人宗愛立博真為後宗愛博真恐為奕肝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真懦弱不為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雷直慙素為燾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直慙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為主號年為正平先是虜寧南將軍魯爽兄弟率眾歸順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張永王元謨及爽等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建議

伐河北曰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意外固守非旬月可
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伐罪弔民事存急速今偽帥始
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關內之衆裁足自守
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尚豐兼麥
已向熟資因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
河以南自當消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發三
千兵假別駕崔勲之振威將軍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
從蓋柳津直衝中山申坦率歷城之衆可有二千駱驛

俱進較略二軍可七千許人既入其心腹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衆軍便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愚計謬允宜竝建司牧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向井陘并州刺史屯雁門幽州刺史塞軍都相州刺史備大行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濟河之日請大統版假常忿將率憚於深遠勲之等慷慨之誠誓必死効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竝催促裝束伏聽勅旨上意止存

河南不納元謨攻礪礪不克退還世祖即位索虜求互
市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為
宜許柳元景王元謨顏竣謝莊檀和之褚湛之以為不
宜許時遂通之大明二年虜寇青州為刺史顏師伯所
破退走前廢帝永光元年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弘之字
弟豆盾代立景和中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單騎
奔虜太宗泰始初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逆四方反
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

主崔道固等亦各舉兵虜謀欲納昶下書曰易稱利用
行師書云恭行天罰必觀時而後施因機而後舉故夏
伐有扈四海以平晉定吳會萬方以壹今宗室衰微凶
難洊起國有殺君之逆邦罹崩離之難起自蕭牆疊流
合境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兗青冀幽七州
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義
陽王昶踵微子之蹤蹈項伯之迹知機體運歸款闕庭
朕錫以顯爵班同親舊昶弟湘東王進不能扶危定傾

退不能降身高謝阻兵安忍篡位自立既無闔閭靜亂之功而有無知悖禮之變怠棄三正慢易天常覆敗之徵既兆危亡之應已著偽江州刺史晉安王復稱大號自立一隅荆郢二州刺史安陸臨海王劉子綏子頊大擅威令不相祇伏徐州刺史彭城鎮主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皆彼之要藩懼及禍難擁衆獨據各無定主仰觀天象俯察人謀六軍燮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朕承休烈屬當泰運思播

靈武廓寧九服豈可得臨萬乘之機邁時來之遇而不
討其讎逆振其艱患哉今可分命諸軍以行九伐使持
節征東大將軍安定王直勲伐伏元侍中尚書左僕射
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勲義晨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平
北將軍山陽公呂羅漢領隴右之衆五萬沿漢而東直
指襄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勃海王直勲天賜侍中尚
書令安東大將軍始平王直勲渴言侯散騎常侍殿中
尚書令安西將軍西陽王直勲蓋戶千領幽冀之衆七

萬濱海而南直指東陽使持節征南將軍京兆王直懃
子侍中司徒安南大將軍新建王獨孤侯尼須散騎常
侍西平公韓道人領江雍之衆八萬出洛陽直至壽陽
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宜陽王直懃新成侍中太尉征東
大將軍直懃駕頭拔羽直征東將軍北平公拔敦及義
陽王劉昶領定相之衆十萬出濟兗直造彭城與諸軍
尅期同到會于秣陵納昶反國定其社稷使荊陽沾德
義之風江漢被來蘇之惠邊疆將吏不得因宋衰亂有

所侵損以傷我國家存救之義主者明宣所部咸使聞知稱朕意焉既而晉安王子勛事平太宗遣張永沈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使引虜虜遣萬騎救之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竝尅執沈文秀崔道固又下書朕承天序臨御兆民思闡皇風以隆治道而荆吳僭傲跨踰一方天降其殃以罰有罪篡戮發於蕭牆毒害嬰於羣庶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深體逆順歸誠獻款遭難已久饑饉荐臻或以糊口之功私力竊盜

或不識王命藏竄山藪或為囚徒先被執繫元元之命甚可哀愍其曲赦淮北三州之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以前諸犯死罪以下繫囚見徒一切原遣唯子殺父母孫殺祖父母弟殺兄妻殺夫奴殺主不從赦例若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其初罪今陽春之初東作方興三州之民各安其業以就農桑有饑窮不自存通其市糶之路鎮統之主懃加慰納遵用輕典以蒞新化若綏導失中令民逃亡加罪無縱其普宣下咸使

聞知朕意焉此後虜復和親餉歲至朝廷亦厚相報
答泰豫元年虜狹石鎮主白虎公安陽鎮主莫索公貞
陽鎮主鶯落生襄陽王桓天生等引山蠻馬步二萬餘
人攻圍義陽縣義陽戍司州刺史王瞻遣從弟司空行
參軍思遠撫軍行參軍王叔瑜擊大破之虜退走自索
虜破慕容蠻馬二萬餘人攻圍義陽據有中國而芮芮
虜有其故地蓋漢世匈奴之北庭也芮芮一號大檀又
號檀檀亦匈奴別種自西路通京師三萬餘里僭稱大

號部衆殷強歲時遣使詣京師與中國亢禮西域諸國
焉耆鄯善龜茲姑墨東道諸國竝役屬之無城郭逐水
草畜牧以氈帳為居隨所遷徙其土地深山則當夏積
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里野無青草地氣寒涼馬牛齟枯
噉雪自然肥健國政疎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事其後
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去北海千餘里與丁零相接
常南擊索虜世為仇讐故朝廷每羈縻之其東有槃槃
國趙昌國渡流沙萬里又有粟特國太祖世竝奉表貢

獻粟特大明中遣使獻生獅子火浣布汗血馬道中遇寇失之

史臣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竝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周無上筭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閒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奸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塹場俘民畧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雕喪五胡遞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

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畧欲以苞括宇宙
為念逮于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剽銳挫鋒閉重嶮
而自固于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軺軒繼路
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為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
裏寧壹宮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
太祖忿之開定司寇而兵無勝畧棄師隕衆委甲橫原
捐州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冤就虜遂
蹙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

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
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兗冀之間蕭然矣
而自木末以來竝有賢才狡算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
韃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狸伐
纂偽彌煽凶威英圖武畧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驚勇檀
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
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
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

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羣心外御羣寇役竭民
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
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跼高天
踏厚地而無所控告强者為轉屍弱者為繫虜自江淮
至于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
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唯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
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
至於乳鷄赴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

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
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
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
而侵疆軼戍于歲連屬逮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
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昊思一區宇旌旗卷舒僅而
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弃司寇再舉而喪徐
方華服蕭條鞠為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
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

水鬪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枻豫章
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羶裘之民可以
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
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
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宋書卷九十五

宋書卷九十五考證

索虜傳遣鄭兵將軍揚州刺史山陽公達奚斤○鄭兵
魏書作晉兵

移鎮長廣之不期城下以固守以功進號前將軍封建

陵縣男○下一本作夔謂竺夔也臣承蒼按不期當

作不其下以固守以功六字當去一以字作夔以固

守功五字

劉粹據項城沈狸屯高橋○沈字下當有叔字

河南中國多湮沒非所○南本多字下有故字

宜由武關稜威震滂○滂字不見字書疑作殄謂震懾
而殄滅之也

宋書卷九十五考證